



火場

著 等 · 羣 舒 · 德 布 .

行 刊 社 版 出 國 民

民國文叢第一輯

火

舒布

羣德

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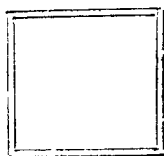
等

著

國民出版社

火 場

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出版者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目次

發光的旗

子久

火線外

沈起予

海的彼岸

舒羣

奔

陳琳

海水的厭惡

布德

火場

黑丁

楫特兒靜子

黃華沛

附錄的話

陣中日記

英譯者：James Pertain
中譯者：步溪

發光的旗

子久

被曉——那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风，把黑黯的夜幕吹散。東方的天空映出滄白時，生物的感覺也向外開展了。

太陽放射出朱紅的光芒，空中流盪着和煦的氣息。

陽光，在廣大的原野上馳騁，爬上高高的山脊，蔥鬱的樹林，也越過都市、村舍、河沼：這光芒忽然被阻止在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风所播動的矗立在半空的兩面巨幅的旗子上。

這旗子像黑暗中的光炬，有着睥睨一切的雄姿。休息在樹樑上的鷹鷂也用了雄視一世的眼光深沉地瞅着神情是那麼地鬼崇，表示在這旗子的面前，先天的猛勇完全消失了。

這旗子閃耀在清晨的陽光裏，如同一個發光的星球。真像發光似的照澈一切，這旗

子的光像一個鉄拳，糾遙遙相對的一個江南的縣城由睡夢中擊醒了；這縣城，草園也似的躺在兩種不同的光圈裏，毫無生氣，僅挺出衰頹和慘涼身體擋住外界的活的洪流，在秋的光下……

在秋的光下，顯示旗子和縣城的距離大約在四五里左右。

陽光爬上這縣城，也爬上一等兵井上的爲守夜而疲倦了的身子。這也許就是昭示他黎明已經來了，醒醒吧，不然是永遠在黑暗中沒有翻身的日子。但是井上僅僅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

井上他證實夜的恐怖是過去了，於是他吸了一口清鮮的空氣，把那枝整夜未曾離過手的毛瑟交給了右面的肩膀，再伸了個懶腰，像把失去了的精神召回來似的，他想到換班的事來。

「該換班了。怎麼道明這傢伙還沒有來，想是被姑娘迷了吧？呸……哈哈……」井上想到了姑娘不禁發着嘹亮的笑聲，他在城垣上蹣跚着，笑聲便像汽笛一般地向

外流散；在寧靜的曉色裏，一切是甜蜜的，他止不住大自然的誘惑，嘆賞着，「好個天氣呀！」

一種愜意的想念，在從我於異域的人的腦子裏縈繞的當兒，是容易地引起他的懷鄉病的。井上也不能是例外，他「哼」了一聲，聳一下抗槍的肩膀。雖然他極力的想擺開一切心事，但是眼前偏幻出他的家的影片。

「呀，美子在爲我祈禱了；小秋子一隻小雀般挾着書包也上學去了；爸媽在爲我祝福哩，我也爲你們祝福呀！」

井上的頭怎麼也抬不起來，沉重得如同一個鐵錘，他蹣跚着，悵悵的心頭像他的腳因踢弄着的磚頭，那麼的多角，那麼的動蕩不安，陽光照着他的臉頰，一張發了銀灰色的面孔！

兩隻小鳥啁啾了一下，振振有聲的鼓翼而來，從井上的頭頂飛過；急速地，只一閃，瞥入於井上的眼簾，像二根線，向遠方引出去。於是這二根向遠方引出去的綫，載着井上的徬徨的視線一同往遠方飛去……

這樣地井上的視線就遇到他所憎恨的而也是敬仰的，鄙夷的而也是駭怕的那發光的星球——那在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風波裏翻捲着的二面巨幅的旗子。

井上悵然若失了。

「什麼！」他叫了，面部的表情也立即緊張起來。他自己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於是用手去揉之後，攝入他眼裏的旗子依然是剛才所見到的。他迷惘地凝視那二面獵獵飛舞的挺氣概的旗子。

他想起了這明

「這東西，這東西，捱過了這許多時候，還不來，真個被迷死了不成，呸，死傢伙！」

井上暴怒了，躁着脚，切齒地咒罵，雖然話語裏還帶着「姑娘」，但是心不在這上面，而畢慮着旗子的事情。

生命的慾望鞭策着，他感得孤獨的恐怖，肩膀上即使有着噬人不厭的毛瑟，他總感到自己像滄海一粟那麼孤單渺小，那麼無所傍倚。於是他牢牢地釘住那矗在半空的發

光的旗子，把右肩的毛瑟再拿到手裏握着。

旗子是熱識的，他職到自己脈搏的重濁的急促的震盪。

「道明這死傢伙，這……」井上哆索的口吻，和哭聲類似了：「這死傢伙，還不來……」

他環視四周，用着畏縮的，然而又是尖銳的眼光，在搜尋着什麼。
井上等待着。

太陽慢慢地昇起來，井上的身影是相當的威武的，尤其是槍的影子，象徵着勇士的光芒，不過這影子有些顫動，也許是受了那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风推動所致吧！像遠遠相對的旗子的飛舞一樣。

「還不來，死傢伙，道明這馬鹿……」

井上肚子裏起伏着對道明的惡感……

腳步聲來了，但是不像往日那般勻正和弛緩，都是紛亂而匆迫。

「井上，你舒服的站在那裏，哼城裏鬧翻了」

出現在井上面前的道明，耕牛似的喘着氣，面孔通紅，汗珠大顆的往下落，這神氣，一望而知是受到了什麼重大的打擊了。於是預備着的滿腹的苛責道明的字句，竟一句也沒有傾吐，反而顯得親切似的去慰籍，去問他為什麼這般狼狽。他想，又該是鬧「反戰」了吧！

「什麼事，道明君。」井上問着。

「唔，井上，唔……」道明喘着氣。

「到底什麼呀，道明，你怎麼啦，難道只一夜你就樂得連話也說不出了嗎？」井上調侃着。

「呸，井上，你不曉得嗎？早起我來換班走過大街的時候，哼，不得了，牆上貼滿了支那游擊隊的宣傳單，而且都用着我國的文字哩，你想吧，這可怕不可怕，要是他們來割我們的頭，不也是很容易麼，井上君，你想，唉！」

道明的聲浪，愈來愈低，他的語氣，也愈來愈慘切；井上也惘然地感到有不知所止的懼怕了，兩八默默的握着毛瑟，呆立着動也不動，像二根樹樁。陽光下兩個身影漸漸地短了。

涼颼颼的剛健的初秋的风在一切的頂端飛過，那樣的不憚疲勞，如一個渴求光明的跋涉者。

「那末，現在怎麼呢？」井上沉吟着。

「在那裏查呀，一家一家的搜查呀。」道明的語氣帶有一點自嘲，「整個城都鬧翻了，查過了許多許多人家，結果什麼也沒有。你想，這類事，真是太使人恐怖了，難道支那遊擊在城內大街小巷貼了這許多傳單，竟然會不被發覺嗎？」

接着道明深深地嘆口氣：「總有一天，我們的頭也會被支那的遊擊隊在不知不覺中拿去當戰利品的。」

「唔！」井上漫應道，「道明，我恐怕沒有這樣慢吧，難道機警的支那遊擊隊在城內

貼了這許多的東西，會不溜走嗎？我可不信，所以查也是白查的。道明君你看吧，結果一定是什麼都沒有的。」

「是呀，一定出城去了。」

「出城。」

井上忽然想起了一件嚴重的事物，足以證實出城二字無訛的，但是剛才他忘記了，也像忘記一大堆苛責道明的說話一般。不過這件事物却萬萬不能忘記，這非但對於自己，有切身的關係，而且對於整個部隊的存亡有關係，然而慌張的他竟然一時間記不起來了。

「該死，該死！」

井上恨不能把頭蓋骨敲破，以便在腦汁裏取出那件事物的印象，他很命的躁著腳，一面嚷着：「該死，該死。」

「怎麼，怎麼？」道明吃驚地，注視井上的神色，「井上君，你，你瘋了不成？」

可是井上終於想出來了，他吐了一口輕快的氣，拉着道明叫道：

「道明，你從這邊望去。」他指着那二面在風裏飛舞的大旗，「道明：這不是出城去的證據吧！也許那裏就是支那遊擊隊的根據地哩，道明！」

「唔，唔，」道明遙望那二面發光的旗子。那鮮明的圖案是相識的。一面是青的蒼空上有着白日，另一面則是再加上一片血紅的大地。道明不禁懷厲地叫了起來道：「又是你呀，唔！」

「道明，我以為還是去稟明小林隊長吧。道明你去請小林隊長帶兩尊炮來。馬鹿，盡光他們。」

「唔……」頓了一下，道明突然地說：「好！」一溜烟就跑下了城垣。

但是井上又懊悔了。因為道明一走，他又落入了孤單的地位；一夜未曾合攏的眼睛，依然像餓壞了的癩皮狗似的，向週圍探視，身子學着太陽的自轉，防候着四面突如其來的襲擊。但是心裏的恐怖有增無減，兩隻茁壯的腿却載不住他的身子，於是在無法可想

之下，井上只得伏倒在地上，把毛瑟槍從女牆的洞中伸出去，就和陣地戰時伏在障礙物後面似的。

匆忙的脚步聲來了。小林隊長帶着炮手和二尊炮，連同道明也來了。井上放下了心。在緊張的空氣中，他們緊張地交談着今天特殊的遭遇。最後井上說：

「請隊長大人快下令吧，我們有話可以等一下再講，先打死那批馬鹿們。」

「好！」小林微笑着：「炮手們預備！」

轟……轟……

炮吼着。遠遠地，黑烟像一座屏風似的豎起來了。

但是那兩面旗子仍像發光的星球似的，在秋風裏得意地飛舞飛舞，嘲笑那一般費心機的東西。

于是小林隊長也咆哮起來了：

「你們有眼睛嗎，這麼亂轟，混蛋發了這許多炮，旗子還是在那裏，炮彈也要錢買的，

你們這班混蛋，還不睇準些。」

炮手們還沒有回答，在他們的背後却突然來了機關槍聲：噠噠噠：

「什麼。」驚叫着。

有人伏在地上了，但小林却不是自動的，而是憑空地跌下去，頭正碰在井上的近身，血和腦，紅白相映洒了滿地。

「唔，隊長！」井上慘聲地叫着。

但機關槍還在急射。

子彈劃過長空嗖嗖地。

城頭上，炮聲是啞了，但步槍的回聲却疏落地來了。這都激起更密集的機關槍的掃射，聲音像暴風打着鉄屋頂似的，懾得人的心臟也停止跳動。

道明慘叫了一聲，他的槍再也不响了。

井上感到自己的危險，打算換一個地位；他用左手執定毛瑟，用右肘支起身子，可是

剛想翻過去的當口，胸膛上突的激震一下……

「完了！井上的絕望的號叫。」

可是井上的眼前又幻出了父母在替他祝福，美子在爲他所禱，小秋子一隻小雀似的抖着書包上學去的影片。這強烈的刺激，使得井上用了全身的力氣拚命地把眼睜睜睜開。

在最後一刻未臨之前，井上的眼光又去釘住那發光的星球——二面臨風招展大旗，心中說着：「願你永遠發着光彩，把引誘我們到你的領土上去的魔鬼，也像我所遭到的那樣去懲罰他們。我有靈，必然協同你……」他慢慢吐出最後一口氣。

這時太陽很高了，照在這裏的一角，照在那些被引上死亡之途的超脫了他們自身的罪惡的「皇軍」。

二面大旗依舊在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風波裏招展飛舞，在陽光下，旗子閃耀着鮮明的光彩，像發光的星球。

火線外

沈起予

加藤善之助是城北的『百姓』（農民）。現年快到花甲了，可是還算很健康。

十幾年前的城北，雖已有幾許村落，但總還是很稀，村人往往是整年整月不進城去一趟，城內的人們，雖亦有翻過小山，到城北的窪地來遊遊的，但那樣式奇特的服裝，或那男女並行的風俗，還在牽引着村人的看不慣的眼睛。

可是望着望着，那窪地上便來了許多沒有瓦鱗的西式房屋，漸漸踏平了那些矮小的茅舍，佔領了那些栽種小菜的田圃，更延爬到那小山頂上去。牛車軋出來的鏘鏘的鐵環聲，逐漸被汽車的喇叭聲衝散，街市電車的鐵軌，像一條毒蛇似的，吞滅了城廓邊的許多污爛房舍，漸漸把那血口向着城北的窪地，舐過來。

而這城北原有的居民，亦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便起了『東零西散』。他們的大部份都已不在田圃中一面聽着涼涼的水響一面揉弄泥土，都到城內的工廠中去聽轟轟的